

重托

□小小雀

黄妈妈想闺女，想女婿，想小外孙女。撕心裂肺地想，老早以前，她和老伴儿就把过春节的东西买好了。就等着闺女、女婿、小外孙女回来团圆。孩子们都回来，那多热闹、多开心哪！

没想到临近春节了，武汉却闹起了什么肺炎病毒。黄妈妈心里沉甸甸的。

一天一天的，她就守着电视，抱着手机，听消息，看新闻。看看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今天报增加了六个，明天报增加了七个，后天报又增加了四个。她越看心里越郁闷，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从感情上，她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闺女、女婿，特别是那个乖巧可爱的外孙女。可是，关键时刻，必须理智。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在承德，她们要是回来，身就不安全。再说，春节后她们还要返回承德。从武汉出去一个人，没准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对，不能让他们回来！

“老夏，你说呢？”老夏是黄妈妈的老伴儿。

老夏沉吟了半晌，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

黄妈妈就这样，一天一天心绪不宁地想着。她知道女儿肯定早就归心似箭，所以虽然确定了不让她们回来，但一直一直不好开这个口。正在黄妈妈觉得为难的时候，突然接到女儿桐桐从承德打来的电话。

“妈妈，唔……”桐桐的电话跟以前不一样，迟迟疑疑、吞吞吐吐的，“跟你商量件事，你别生气行吗？”

“啥事你就快说吧。”

“武汉的疫情那么严重，我们今年不回家陪你过年了，行吗？”

一直让黄妈妈很纠结的事情，没想到桐桐竟然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女儿不愧是医生，省得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了。按说黄妈妈的心该放到肚子里了，但她却总觉得心里不得劲儿。好像更纠结了。

“好好好。不回来就对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又放心不下你和我。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尽量待在家里，别出去。口罩买了吗？”

“买了买了，你就放心吧。好好在承德待着。”

一想到将近一年没有见到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一想到31年来女儿第一次没有在家过春节，黄妈妈鼻子一酸，眼圈红了……

连续好几天，她吃不好，睡不香。到了第四天，她觉得浑身无力，骨节酸疼。摸了摸额头，觉得有点烫：“老夏，我好像发烧了，你给我量个体温吧。”

老夏找了体温计，夹在了黄妈妈的腋下。

“啊，这么高！”看到体温计上显示的数字，老夏急了。

“多少啊？”黄妈妈问。

“38.1℃。”老夏催促，“快，赶紧上医院。”

老夏扶着黄妈妈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医院。

挂号。

口罩

□蒋先平



微信转账。

放下电话，我心里不由得佩服起了梅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人家办事就是果断利落。这批口罩虽然高价进来的，但是过几天全市口罩断货了，想卖多少钱还不是梅姐一句话的事儿。我暗暗地又给梅姐竖起了大拇指。

我高价采购回来的五百个口罩，被梅姐直接搬到了库房。

当天下午，我老公突然发热，还不停地咳嗽，我怕他感染了这可怕的病毒，忙戴上厚厚的口罩把他送进了医院。经过几天的住院观察，又抽了几次血，化验了三四次，最后虚惊一场，老公患的就是普通的感冒。

耽误了好几天，这天我早早来到药店上班。我悄悄地跟同事小李说，梅姐真有眼光，这几天我在医院听说好的口罩一个涨了十多块钱呢，梅姐这一千五百个口罩几天工夫就能赚一万多块啊，快赶上我们半年的工资了。我咂了咂嘴，很是羡慕地问，梅姐囤积的这批口罩开始卖了吧？说着我在柜台里找起了口罩。

对了，我得跟梅姐提个醒，卖口罩时，一定不要开收据，当心人家到市监局举报啊。我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小李把柜台上的一张报纸递给了我，笑着说，别说了，歇歇吧。

这是我们当地的晚报，二版头条一行黑体字映入眼帘：我市一家药店向入户排查武汉返乡人员的社区委员捐口罩一千五百个。旁边还配有一张图片，图片上那个人正是梅姐。

看完报纸，我抬起头，发现梅姐和小李正笑呵呵地看着我呢。不知为什么我的脸竟红了起来。

愣了一会儿，我伸出大拇指，红着脸大声地说，梅姐，你是好样的！

我是打工的，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把梅姐给的钱小心地揣在兜里，骑上电动车去医药公司买口罩去了。

我连跑了几家大型医药公司，口罩倒是有的，就是涨价了，一个口罩涨了好几块钱呢。那个胖经理说，现在口罩热销，过几天涨上十块钱，恐怕还买不到呢。

我给梅姐打电话，说口罩都涨价了，还买吗？谁知梅姐毫不犹豫地说，买，不管涨多少钱也要买回来五百个。钱不够，我现在就给你

意外

□佟掌柜

量体温。
抽血化验。
接诊的医生表情凝重：“从初步诊断来看，疑似冠状病毒肺炎。必须立即转往金银潭医院！”

金银潭医院是收治冠状病毒肺炎的定点医院。医生护士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他们的表情。整个医院都笼罩着一种紧张气氛。

黄妈妈很快被确诊染上了冠状病毒。

“快，赶紧安排住院！”

黄妈妈拉住老夏的手：“我一住院，打电话就不方便了。你必须跟桐桐随时保持联系。编个理由，就说咱们都挺好的。一定不要让她们怀疑。”

“不管我能不能治好，你坚决不能让她们回来。老夏，你听到了么？”黄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就算我求你了！”

突如其来变故，让老夏猝不及防。见老伴说得这么坚定，他用力地点点头：“行行行，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一转眼，黄妈妈住院已经四天了。在四天的时间里，老夏每天都要用提前编好的理由和远在承德的闺女通一次电话：“桐桐，你妈现在开始信佛了。最近他们有一个佛事活动，时间要十天左右。这十天不能接打电话。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讲吧。”

“好的好的，爸爸，我知道了。只要你们俩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另外，我们在承德挺好的，你们不用惦记。”

黄妈妈病情越来越重，转到了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里，一个女大夫正在对病人实施治疗。黄妈妈盯着她，仔仔细细地看。那个女大夫虽然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她的身形、举止、动作，越看越像自己的闺女桐桐。难道真的是闺女吗？不可能啊，她在承德没回来呀！

黄妈妈想，肯定是我自己想闺女的。要么就是自己的病太重了，出现了幻觉。这不可能是自己的闺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护士对那个大夫说：“夏大夫，又转来了个病人。”

大夫问：“叫什么名字？”

“黄秋丽。”

那个大夫“啊”的一声抬起了头，把脸转向了黄大妈。

“妈妈，是你！”

“桐桐，真的是你吗？你怎么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

武汉的疫情一直牵动着夏桐桐的心。作为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副主任，桐桐主动请缨，要求驰援武汉。上级批准以后，她带着一个三人小组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武汉。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她就撒了个谎。没想到爸爸妈妈竟然也……

两双泪眼相对着，好半天，母女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成了罪人。
他坐不住了，仓皇逃出单位。

2

程坎今年五十八周岁，在区卫健局任防疫科科长。昨晚程坎加班到下半夜，回家后觉得浑身酸痛，嗓子也发痒。暗想，这时候要是感冒真是太尴尬了。

今天是大年初二。上午，区长和区里各部门在卫健局召开疫情布置协调会的时候，他咳了好几声，惹得大家直看他。下午接了无数电话，协调社区、公安局、其他疫情防控部门、市局等等，对疫情处理以及疫情举报电话进行追踪，忙得也没注意身体的状况。

他上了车，往家开去。开到半路，把车停在路边。他用手摸了摸额头，目前还没有发热。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现在该怎么办？

过了好一会儿，他先给媳妇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晚值班，不回家了。然后给他医大的同学打了个电话，说了他的情况，求他帮忙，下班后帮他把血液和呼吸道样本采集下，再带一些干扰素制剂及洛匹那韦。

同学听完，喊了起来：“你疯了啊，老坎，赶紧来医大，我

现在就帮你联系……”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先不说我是不是真感染了，即便是，现在所有的治疗药物，都不是治疗这次冠状病毒的特效药。医院所能提供的治疗，都是为了减轻病人痛苦，提高免疫力的。所谓的治愈，是自身免疫力增强形成抗体，战胜了病毒！”程坎很激动，语速也很急。“我想好了，去老房子住，那里要动迁，没什么人住了。我得靠我自己战胜它！你要相信我！”

电话那端好一会儿没有声音传来，程坎知道，同学一定在考虑他的决定的可行性。

“老坎，我全力支持你！不过我现在走不开，得三个小时后去找你。”

挂了电话，程坎考虑要不要给局长和科室的人打个电话，想了想，放弃了。这样的煎熬，他不想让他们也经历，等同学来了以后再说。

3

程坎带着双层口罩在空荡荡的家乐福里购买了一箱矿泉水、一箱方便面、熟食罐头咸菜若干、烧水壶、一床被褥，然后把车开到离医大不远的公园外墙边停下。车里的空调一直开着，本想睡一会，可是闭上眼

睛，没有丝毫的睡意。他知道自己害怕了，本来以为不会害怕的。

他仿佛听到四周响起蝙蝠“桀桀”的笑声，仿佛看到日冕样病毒在体内蚕食着他的身体。他把车灯开到最亮，恨不得身边有把剑，把那些乱捕乱杀乱吃野生动物的残忍的人，统统捅上一刀。突然，他想起了，他吃过鸽子。他的胃翻滚起来，终于理解用铁尖的鞭子互相抽打，喊“我有罪”的人，他也很不得抽自己鞭子。

他想起他媳妇，她经常跟别人说，别吃活物，活物都是有魂灵的，那些残忍的人早晚会遭天谴的。媳妇这话，是金玉良言啊，当初咋就不听呢。他一直瞧不上她，当初要是家穷，怎么会娶她。她除了生了一个儿子，会干点家务活，简直没别的好处，脑袋里装的除了吃穿，就是别家的家长里短。现在他突然想起她无数的好了，觉得这辈子欠了她。

他又想起儿子，他还没抱孙子呢，本来想退休后带孙子的，要是真被感染了，能不能看到孙子还两说呢。

他想起小时候，他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坎，坎儿，土坎，不好听寓意也不好。他想改名，父母说啥不同意。他爸说，你懂个屁，你是木命，坎是水，水养

风雪路归人

□董改正

年前回到家，没看到小侄子，原来是他外婆家接走了。家里没个小孩子不热闹，就鼓动弟弟把他接回来。弟弟面有难色，说：“老爷子和孩子大姨妈都还没回来，怕是那边不让接。”我给了几件礼物塞给他，把他赶到车上，他不情不愿地一路追逼而去了。

下午两点多，弟弟不辱

使命，把小把戏带回来了，却挨了批的样子一脸不爽，说：“那边说，初二是不送回去，老爷子过来接。”我却不不管他，反正是他挨批又不是我。

“过来，小把戏，陀螺给你——我问你，你是喜欢大伯还是喜欢外公老爷子？”

“你说得不对，是外东

（公），不是老爷子。”他拿着陀螺站在我面前，手里摆弄着，皱着眉头纠正我，很严肃。

“别打岔，我和你外东，

你更喜欢哪一个？”

“那个东东笑了！大伯，

你探（看）！”他急忙扳转我的脸，果然一只公鸡一路唧唧咕咕煞有其事地走过来，但那是一点点笑的模样？

他总是这样王顾左右而

言他，拿他没辙，看来小把戏

和老爷子感情挺深，难以收买。

没两天，疫情报告雪花

般飞出，全民进入自我防控

状态。元月23日，农历腊月

二十九，老爷子从湖北武穴

赶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来

电话，责问就几天了咋还把

孩子接走，哪天送过去？弟

弟应付不了，推说水开了，忽然

把电话塞到我手上，我就像

接了烫手山芋，扔不得，只好

接着。天，居然是微信视频，

忙调整好表情应对。

视频里，老爷子客气之

外，微言大义地表达了对我

要接回孩子的谴责。

“视频也是一样啊，老

子！”

“那能一样吗？”老爷子

深表不认同。正说着，小把戏

过来，我把手机递给他，他看

到是他外公，笑了：“外东，大

伯说你是老爷子。嗯，我说你

是外东，不许叫老爷子！”说

着，他白了我一眼。我心想幸

亏没说坏话。

“孙伯不知道聊啥聊了

半天才挂了。我问：“小把戏，你们说的啥？”小把戏正

正辞严：“不是小把戏，我叫董锡

！老师说不能叫宝宝，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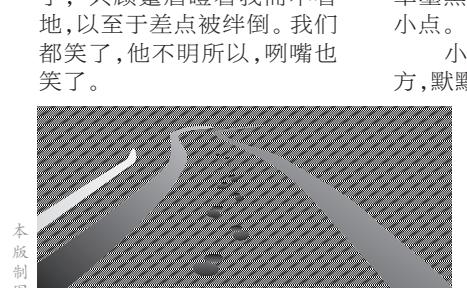
能叫小猴子！”他实在太严肃

了，只顾皱眉瞪着我而不看

地，以至于差点被绊倒。我

都笑了，他不明所以，咧嘴也

笑了。



“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

“不会的，他长大后，只会更懂得珍惜。”队长替我回答。他点了一根烟，又站在村口的大伞下，看着风雪中的村庄。

老铁</